論正當法律程序原則(九)

許玉秀*

1. 多數意見所選擇的解釋客體與解釋內容

多數意見沒有針對聲請書所指摘的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9條、第15條第2項、 第16條第2項進行實體審查,而選擇對於具體規範審查程序要件,進行受理要件的補充解釋。 所補充解釋的受理要件,就是法官在作成停止程序的裁定後,可以作成保全處分的裁定。

既然是保全處分,必然是暫時性的處分,也就是不會發生終結程序效果的處分。解釋理由書曾舉例說明可能的裁定內容,例如先暫交付其親權人或監護權人,或於該兒童或少年的家庭已經不適任時,將該兒童或少年交付於社會福利機構為適當輔導教養。此種保全程序的裁定,與法官適用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(以下簡稱兒少條例)第16條第2項所列2款規定而為裁定,其實性質相同。

2. 兒少條例第 16 條第 2 項所規定的裁定為中間裁定

依據兒少條例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,法院得裁定將無從事性交易或無從事性交易疑慮的兒童、少年,交付法定代理人、家長、最近親屬或其他適當的人,或者裁定將兒童、少年交由主管機關安置於短期收容中心,或收容中心以外的其他適當場所。該項裁定根據直轄市、縣市主管機關所設的緊急收容中心提出報告聲請而作成,是一種緊急安置的裁定。在主管機關移送報告時,繫案兒童或少年的人身自由,往往已遭近七十二小時的限制,甚至經常實質上已超越七十二小時,為了完成依據法官保留原則而設的法定程序,法官幾乎沒有自主的裁量時間與空間,而只能依移送機關的報告作成裁定。這種緊急安置裁定,沒有終結程序的效果,目的也不在於終結程序,所以不是終局程序的裁定,而是典型的保全程序的中間裁定 45。

3.保全程序屬於法院的程序指揮權

中間裁定的目的,可能在於掃除程序障礙,使程序能夠進行,例如民事訴訟程序中,命兩造當事人預先提出書狀,以整理訴訟爭點,促使審判順利進行(民事訴訟法第 268 條規定以下參照),又例如命不願意聲明承受訴訟的當事人,繼續進行訴訟,也是在於促使程序可以有效地繼續進行(民事訴訟法第 178 條規定參照);也可能在於使程序轉進,即轉彎而繼續向前",例如應先經調解的民事爭端,縱使當事人已提出訴訟,法院仍應先停止訴訟程序,命先進行調解(民事訴訟法第 403 條規定以下參照)。目的在於保全的中間裁定,屬於掃除程序障礙的裁定。對於任何程序的順利進行而言,掃除程序障礙,都是一種緊急避難的行為,

^{*} 許玉秀,司法院大法官,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授,德國佛萊堡大學刑事法學博士。

⁴⁵ 詳細說明見許玉秀,釋字第590號解釋不同意見書。

⁴⁶ 不是名為轉進實為撤退。

2

緊急避難包含於任何基本權利之中,是任何權利的必要內容,因為是實現權利的必要手段, 此所以憲法上有所謂有效保護權利原則 ⁴⁷。

依據有效保護權利原則,掌握程序指揮權的人,擔負程序順利進行的責任,也必然享有排除緊急程序障礙的權利,所以保全程序的進行,當然屬於法院程序指揮權的內涵。因此,縱使憲法沒有明文規定、也欠缺法律規定,法院依據原有的程序指揮權,完成保全程序,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要求。而保全程序的進行,當然也必須與法院的程序指揮權一樣,遵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。

基於一般保全程序的觀點,兒少條例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的緊急安置,原本即應該遵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,也就是本文前揭的「保障程序主體地位」、「保障程序主體的主觀參與可能性」、「保障程序主體的客觀參與可能性」等要求 48。

三保護程序的特別要求?

1. 保護程序的單一目的: 保護

一般保全程序中,受保全的人,經常是造成障礙的因素,為了程序本身的終極目的,必須掃除造成障礙的程序主體所造成的障礙因素,最為典型的保全程序就是刑事訴訟程序的羈押,旨在確保刑事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。例如防止被告逃亡的羈押,在於確保被告按時參與審判程序;又例如避免被告串證或湮滅證據的羈押,則在於使證據可以不受干擾地呈現在法庭,有利於心證的形成"。但是在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中的保全程序,本身的目的,即在於保護兒童及少年,所要掃除的障礙,並不是兒童及少年所造成的障礙,而是其他人,可能是兒童、少年的法定代理人、主管機關,或其他對兒童、少年有侵害行為的人。換言之,處理兒童及少年事件的程序,從程序的啟動、進行,直到終結,目的都是在保護兒童及少年。

2. 保護不等於限制;安全不等於失去自由

保護的另一面,往往就是限制,正如同安全的另一面,往往就是失去自由。在保護程序中,受保護的對象,很容易淪為程序客體。尤其在家父思想的傳統中,不容許兒童及少年有自我主張,自我主張這件事,被認為對兒童及少年本身,是一種傷害,所以小孩被教導要有耳無口。有耳無口的人,他們的權利必須由他人代為主張,他們只能被動接受對於他們權益的決定,因而成為權利客體。

但是保護不能等於效果相反的限制,否則便是採取了不能達到目的的手段;追求安全的目的,是為了藉由安全獲得自由,而不是以獲得安全為藉口限制自由。權利客體不可能有自由,遑論安全。如何將兒童及少年當作權利主體加以保護,在保護過程中,如何呈現兒童及少年的權利主體地位,是建立正當法律程序的指導原則。

3.緊急安置的正當法律程序

⁴⁷ 許玉秀,釋字第590號解釋不同意見書肆、參照。

⁴⁸ 許玉秀,<論正當法律程序原則(七)>,《軍法專刊》,第56卷第3期,2010.06,頁2-3。

⁴⁹ 不同意見,見許玉秀,釋字第 653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、釋字第 654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、釋字第 665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。

兒少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,當法官、檢察官、司法警察官、司法警察、聯合稽查小組,或兒少條例第六條的檢警任務編組人員⁵⁰,查獲及救援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的兒童或少年時,應立即通知主管機關指派專業人員,陪同兒童或少年進行加害者之指認及必要之訊問,並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該兒童或少年移送直轄市、縣市主管機關設置之緊急收容中心。兒童或少年安置於緊急收容中心之後,依據兒少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,主管機關所設置的緊急收容中心,提出報告聲請法院裁定的準備時間,可以長達七十二小時,加上前面二十四小時查獲、移送的在途期間,兒童或少年在公權力的限制之中,最長可以達到九十六小時。

由於憲法第 8 條規定,對於人民身體自由的拘束,在緊急的二十四小時之後,必須遵守 法官保留原則。兒少條例上述規定,容許主管機關對兒童或少年的「保護拘束」,最多可能 達九十六小時,學術及實務上經常討論九十六小時是否過長的問題。討論的焦點往往在於: 兒童及少年需要被保護,是否成為一個特殊理由,可以支持九十六小時的合憲性⁵¹?

問題的癥結,未必在於時間的長短,本文以為更應該在於長達九十六小時的「保護」時間裡面,如果發生與保護相反的事件,如果保護反而變成傷害的時候,有沒有處理的救濟程序,甚至有沒有預防保護變成傷害的機制。

現行法律規定,對於九十六小時的緊急處理與安置的時間,還欠缺任何程序上的安全裝置。法律對於這種程序上的管控裝置,如果只是放任由緊急收容中心的設置辦法與管理規則處理,不但很難達到目的,甚至非常危險。這是檢討兒童及少年性交易事件的正當法律程序,第一個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"。

四如何保障兒童及少年的程序主體地位

1. 補強主體地位的專業輔佐

前述兒少條例第 15 條規定中,主管機關所指派的專業人員,在實務運作上,可能只是陪同兒童、少年到警察局或偵查機關,接受訊問,有時候在指認加害人時,安撫兒童或少年的情緒,使兒童或少年能夠順利地陳述與指認。無論如何,他們都是給予兒童及少年支持的人,而不是和查獲嫌疑兒童或少年的人站在一起的人。

涉案兒童或少年一旦被安置在緊急收容中心,屬於主管機關的專業人員,就會變成限制兒童或少年自由的人,保護程序是否符合保護目的,立刻會成為被檢驗的對象。在這個階段,涉案兒童或少年需要其他的專業輔助,才可能補強自己的主體地位,很容易就能看得出來。

雖然目前實務運作上,在法官根據兒少條例第18條決定長期安置與否時,也有准許委任

⁵⁰ 兒少條例第 6 條規定:「法務部與內政部應於本條例施行後六個月內,指定所屬機關成立檢警之專責 任務編組,負責全國性有關本條例犯罪之偵查工作」。

⁵¹ 林超駿, <概論限制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正當法律程序:以兒少性交易防制條例與精神衛生法為例>, 收錄於《司法院大法官九十二年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及紀錄,1版,2004.10,頁 175;黃昭元評論 意見,及相關與談紀錄,收錄於前揭書,頁217-218,223-227。前揭文及討論重心,部分在於繼續安置 之後,未能再給予兒童、少年或其家長答辯機會,但尚未先將議題置於緊急安置九十六小時的緊急救 濟程序。

⁵² 關於緊急安置的救濟程序,可參考精神衛生法第42條第2項規定。

法律專業人員到庭協助的情形,但是涉案兒童或少年,或他們的家庭,多數居於弱勢,目前委任律師或其他法律專業人員的情況很少,而且正因為兒少條例欠缺法律規定,法律扶助法也就還沒有將兒少事件納入扶助。

回頭觀察前述九十六小時緊急安置對正當法律程序的需求,應該不難察覺,在正當法律程序確立程序主體地位的第一步,應該是讓法律專業人員有提前並且全程加入協助的可能。沒有可以幫忙的人,也就沒有可以幫忙表達意願、幫忙保護權益的人。當然,既然沒有設置異議程序,也就沒有想到設置提出異議的幫手。

關於法律專業的協助可能性,在兒少條例正好是完全空白的一章。在檢討兒童及少年性 交易事件的正當法律程序上面,保障兒童及少年程序主體地位的第一步、建立緊急安置救濟程序的第一步,應該是替涉案兒童或少年,設置法律專業輔助機制。而且應該在查獲涉案少年的同時,就讓法律專業人員有加入協助的可能,僅僅由主管機關派出專業人員協助,無論如何不能取代法律專業人員的協助。(待續)